

生命河

航宇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河/航宇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5

ISBN 7-5063-1113-5

I. 生… II. 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1433 号

生命河

作者: 航 宇

责任编辑: 杨 葵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25 千

印张: 15.75 插页: 2

版次: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13-5/I·1101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柳树湾村里的吴石柱突然失踪了。

吴石柱的失踪和光棍老汉柳二叔的死有关。

吴石柱是在柳二叔死的当天夜里狗咬得很凶的时候偷偷离开柳树湾的。至于他到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那时候就是吴石柱也不知道自己要到了什么地方，反正他是从他家的破墙头上翻过来，并没有顺着大路走，而是悄悄地从土塄畔上溜上去，沿着塄畔上那道拖梁，一直朝西北方向跑去了。

黑漆漆的夜色里，猫头鹰凄厉的哀叫像催命鬼一样，使他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他仿佛觉得身后正有一群人在拼命地追赶着他，眼看快要把他追上的那个时候，他扑通一声栽倒在一个土圪梁上。

他大瞪着眼睛，看着布满星星的天空，忧伤地嚎哭起来。

他嚎哭了好一阵，便从地上慢慢爬起来，揩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观望四周，四周并没有人，只有黑漆漆的夜，静得如死。

他呆呆地坐在那道绵延的土圪梁上不动。

深沉的夜色里，只有猫头鹰嘿呼——嘿呼——的鸣啼一声

又一声。

他听到了猫头鹰凄厉而悠长的鸣啼，不由地抖动了起来，平展的双腿，弯曲成弓，两只眼睛惊慌地四下里张望。但是他什么也看不到，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显然，再回到柳树湾是根本不可能了。

吴石柱在土圪梁上怅然若失地呆坐着胡思乱想。他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在威胁着他的生命。

他想，在这个时候首先不能让人把他捉住。既然已经担惊受怕地从柳树湾村子里跑出来了，就得想办法活下去。他无法证明柳二叔的死与他无关，因为柳二叔死的时候，山上仅有他和柳二叔，谁也不会相信早上起来还好好地一个人，怎么说死就死了！

死一个人确实实不那么容易。吴石柱也这样想。

天说亮的时候，眨眼就亮了。

吴石柱从那道黄沉沉的土圪梁上站起来，看着静静的那一架连着一架的黄土山和黄土山下那一道道深沟，他像逃避灾难一样地从土圪梁里飞奔而下，朝深沟里一个十分安全的山洞，慌慌张张地钻了进去。他仿佛觉得此时此刻，满世界的人都知道柳二叔的死是与他有关而布下了天罗地网。

白天他是不敢轻易走动的，只有在晚上，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他才像一只夜猫子一样，偷偷从山洞里溜出来，扑闪着眼睛，仔细观察着四周的动静，确实觉得对他没有任何凶险时，才壮起胆子继续赶路。

已经两天了，他没有见到一个人。现在，他饥饿难忍，苦不堪言。他心里非常清楚，如果再这样下去，很可能时间不会太久，即便没有人把他捉住押上刑场，他也必死无疑。

可是他不想死，他才十七岁。

吴石柱现在最紧迫的是要弄到一点吃喝，以便维持生命，眼前对于他来说，再没有比这事更为当紧的了。

此时的节令正好是秋天，荒山野岭之间偶尔会碰到几棵树，树上结有果子，大都是野杜梨和酸枣，这些东西足以挽救他的生命。因此在深山沟沟里慌慌张张行走的吴石柱，勇敢地从一个陡坡里爬上去，乘着月光，寻找野杜梨和酸枣充饥。

当吴石柱跌跌马趴地从一道陡坡里摸黑爬上去，突然听到一阵饿狼的嚎叫，他惊慌地一扑钻在一道沟渠渠里，心怦怦直跳，额头顿时渗出一层汗水珠子。

他并不知道那条狼是在什么地方嚎叫，现在他顾不上辨别方向了，事实上他也辨别不清。一种求生的本能使他一头钻进那道沟渠渠里不动。

狼的叫声远了。

吴石柱仍然钻在那条沟渠渠里浑身打颤，两只眼睛惊慌地朝外窥视。

夜里，他连鬼影子也没碰见，于是胆子就大了起来，迅速从陡坡里一直爬到山梁。在山梁中走了不久，便走进一片枣林地。借着微微放亮的月光，他抬起了头，看见枣树上的枣子像玛瑙一样挂满了枝头，他什么也不顾，抓住枣树上的一根枝条，不分青红，连枣带叶地摘满了他的两只口袋，然后把袄子边在裤腰里，疯了一样又扯住了枣树上的一根枝条。

他身上显得非常臃肿，连走路都不方便。但是他绝对不会在这时候扔掉一颗是因为这些东西连接着他的生命。

他把所有的恐惧全扔在了脑后，一边漫不经心地走路，一边把手伸进怀里，抓出一把枣子，一个个塞在嘴里，有滋有味地边走边吃。

他也不知道他走了多远。反正走到了这一步，他只能硬着

头皮往前走了。

一夜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将要过去。

天泛亮的时候，吴石柱看见眼前并不是一架连着一架的黄土山，而是钻进了黑漆漆的深山老林。黑压压的山梁被树林遮掩着，上不见天，下不见地，只有各式各样的小鸟在黑压压的树林中穿梭鸣叫。他站在黑压压的深山老林里，万般惊慌，也异常恐惧，不知道面对他的将会是什么。

也许，他的生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葬送在这一片陌生的深山老林里。

他想，这是命运使然，是天意，他只能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寻求生路。

吴石柱别无选择，毫不犹豫地又迈开了双腿，沿着深山老林里那道荒沟，顺着荒沟中那条汨汨细流，逆流而上。

他越往里走，越感到有些害怕，虽然是在白天，但是见不到太阳，仿佛人世间距他已经十分遥远了。深沟里的树枝柴草，将他身上的衣服扯挂得支离破碎，时不时从他的脚下蹿出几只小鸟，扑闪着翅膀飞向树丛。

吴石柱看见这些小鸟得意的神态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压抑和难受，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事情偏偏碰到他的头上。

唉，柳二叔，柳二叔，你也真是，你好好的一个人么，怎么就死了？当然你现在可以一身轻松地什么也不想，但是叫我怎办？你睁眼看看啊，柳二叔，看看我到了怎样一种地步？这么深的一道道沟里不见一个人影，我的生，我的死，谁来过问呢？

吴石柱在山沟沟里沮丧地叫喊了几声，顺手折了一根树枝，继续朝深沟里走了进去。

吴石柱排斥任何思索，沿着那条流淌着的小河，拨开茂密的树丛，硬着头皮往前走。

他不知转了几个弯，跌倒爬起，爬起再跌倒，身上被树枝挂扯开了一道道血口子，但他仍然没敢停下来，当他拐过了两个弓形山弯，眼前黑乎乎的窄沟忽然间开阔了，而且在渐宽的沟坎槽上耸上兀立一座茅屋，孤零零的，茅屋的底下，有形如石鱼的石盖相互盘套着，一左一右，一条汨汨的小河从横躺着的石鱼中间弯曲而过。河水清可见底，蛙鸣声声。

吴石柱已经站在石鱼盖上，用朦胧的双眼凝视着那座茅屋。这茅屋破烂不堪，四面透风。茅屋中有盘土炕，但也塌陷得不成样子。

这时，天已黑了，吴石柱决定先住在这间茅屋里了。于是他推开了那扇破烂的木栅门，把腿小心地伸进去，一股刺鼻的霉臭味便扑面而来。

他掩了掩鼻子，硬着头皮走了进去，低头一看，见地上有散落的变霉粮食，大都是谷子和高粱，也有黄豆。

他站在破茅屋的脚地上，把这间破烂的茅屋环视了一番，便坐在茅屋的那盘破烂的土炕棱上木然。

吴石柱在这间破茅屋里呆呆地坐了一会，便从土炕棱边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借着月光，在山坡上折了树枝，把漏风的地方遮盖起来，然后拣了几根粗壮的树杆扛到了茅屋，闭住了那扇木栅门，摸黑爬上了那盘冰冷的土炕。刚爬上去，就听见茅屋外的沟洼里有野兽的嚎叫，他又急急忙忙从土炕下来，用扛回来的那两根树杆把木栅门顶得结结实实。

当吴石柱再次爬上了土炕，准备蜷缩在土炕角抱头睡上一觉时，又一种惊叫在耳边穿过。

嘿呼！一声。

嘿呼！又是一声。

真他妈的倒运，这是猫头鹰的叫声。

吴石柱不由地往土炕崖根蹴了蹴，两眼死鱼般地紧盯着那扇顶得十分结实的木栅门，心跳加快——在这样的夜里，是不是会有什么凶事降临？

一夜里，吴石柱在猫头鹰的哀叫声中，大睁着双眼，尽管很疲倦，但一点睡意没有。

黎明时分，天渐渐放亮。吴石柱慌跳了一夜的心暂且放下了。软绵绵地从土炕上爬起来，拖着一副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到门跟前，小心地搬过了顶在那扇木栅门上的那两根顶门棍，蹑手蹑脚地出去。

门外若明若暗，没有月亮，也不见星星，只有微微的秋风轻轻地吹拂着。他站在茅屋外的荒坡上，心事重重地徘徊。他很想在这地方住下来，虽然这地方很寂寞，并且有些恐怖，但是他想他绝不会在这地方轻易地死去，也不会有人知道他钻在这样一条荒无人烟的深山沟沟里逃避生命。

吴石柱做出这样的抉择之后，毅然从那道缓坡里爬上去，绕过了一片茂密的树林子，去寻找可以延续他生命的种种食物。他知道，秋天过去，冬天马上就要来临，在这荒无人烟的荒山深沟里，他要加紧为自己贮存一些东西以备过冬，不然他很难在这里生存下去。

刚刚绕过了那片茂密的树林子，忽然看见树林中曾经有人开辟过的一块荒地。地里虽然杂草丛生，但在丛生的杂草中分明长有一些庄稼。此时他无法断定这是什么人曾经在这里住过，更不知道这些人又是因为什么离开了这里，现在他确实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了。但是他可以想象到，这地方住过的人也

许和他一样——逃难。

吴石柱走进了那片荒地，看着红彤彤的高粱和躺在地里的南瓜，惊喜万分。于是他手忙脚乱地把这些庄稼收割到了他那间茅屋。

往后几天里，他又意外地在树林子里寻找到一些丢弃了的盆碗。意外的收获，使他惊喜不止，仿佛看到生命的曙光正在头顶上熠熠生辉。

季节交替，光阴荏苒。岁月的洗劫，使住在深山沟里的吴石柱面目全非，尽管他的生命一天又一天地延续着，但是这里毕竟太寂寞太压抑了，特别是在寂静的夜里，生命的躁动常常熬煎得他咒天骂地，狠狠掐自己的大腿，然后便美美地嚎上一阵。渐渐地，他由茂腾腾的后生，几经折腾，几乎变成了一个“野人”，破烂的衣服已经无法遮体，他只好把草和树皮裹在身上，此时他用破盆在河里端了水，看见水盆里的他，挖眉四道的脸上只有眼睛有光，披头散发的像个妖怪。生活无时不在摧残着他的生命，他悲伤地嚎哭说：

我怎会是这样？

我怎成了这样……

唉，柳二叔，你也真是，你怎么好好的一个人么，为什么会从红崖圪岔里摔下去？摔下去么，怎就不会动弹了？你也真是，看把我逼到了这个见不得人的绝路上，为什么这号吃狗屎的事偏偏碰到了我的头上，唉——

他在这里再也住不下去了，决定离开这里。

第二章

吴石柱实在无法在这样孤惧的山沟里住下去，他从那间破茅屋里溜出来，沿着石鱼河走了。

他简直像个顽皮的毛猴，身裹着杂草和树皮，披散着一头乱发，一蹦一跳地走出了那条深沟，走在了一条官路上。

官路上三三两两地搀老扶幼行走着衣衫褴褛的逃荒人，谁也没在乎吴石柱那不雅之相，在这些灾荒年月，苦难的人们都为逃条活命而四处奔波。

吴石柱在这条路上走了一会，便在一个拐弯的地方看见前边路上有一老一少两个女人摇摇晃晃地朝前挪动，看样子饿得几乎要栽倒在路上了。

此时的吴石柱，突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如果把这两个女人带到他住过的那条深沟，说不定会生活得很好。可是他不知道这母女俩愿意不愿意跟他去，他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吴石柱想试探一下，说不定这母女俩为了逃命会跟他去，这当然看他的本事了。于是吴石柱鼓足了勇气，用鸡爪般的手把他蓬乱的头发理了理，紧走了几步，走到这两位女人跟前，大着胆子喊了一声大娘。

吴石柱的喊叫，一下就把逃难的母女俩的目光给拉了过来，她们看着不远处木呆呆地站着面目全非的这位后生，心里感到非常害怕。

吴石柱朝她俩身边走了走说，大娘，你们母女俩是到什么地方去？

母女俩战战兢兢谁也没敢搭理他。她们的恐慌不难理解，如今这兵荒马乱年间，人们都在四处逃命，半路上遇上这号半人半鬼的家伙，绝对不会有有什么好事，说不定这家伙饿疯了要把她娘俩吃了的光景。

此时的吴石柱已经看到这母女俩惊恐万状的神态，便心平气静地对看他的这母女俩说，你俩别怕，我是人。

你是人？那位老大娘看着他，有些不相信地说道。

我是人。吴石柱扑闪了一下眼睛肯定地说。

老大娘看着吴石柱，慌忙把年轻女人拉到身后，仔细地打量着站在面前的这位后生，不时眨动那没有灵光的眼睛。

吴石柱有些着急没有办法，事实上他也是太难看了，显然这母女俩是不会相信他的。既然不会相信，怎会轻而易举地跟他去那个地方呢？

吴石柱不死心，他觉得只要把这母女俩领到他住了近三年的那个地方，说不定会建设一个很好的家园。

吴石柱想到这里，再次鼓起勇气对他身边的这母女俩说，别害怕，真的我是人。

躲在大娘身后的那女子，扑闪了几下她那一对极好看的眼睛，悄悄探过头，看着吴石柱，很不友好地质问吴石柱，你想干什么？

嘿嘿。吴石柱见那女子这样凶地质问他，咧开嘴笑了笑说，我并不要干什么。

那你别缠。那女子说。

吴石柱仍然是一副傻笑对那女子说，我没缠。

没缠你就走。那女子又说。

这又不是你家的。吴石柱抬起头，还想跟这母女俩说几句，只见那女子板着脸，两只花扑棱棱的眼睛火辣辣的，几乎烫得他流眼泪。因此他只好极不情愿地从这母女俩身边离开。

老大娘见吴石柱从她们身边离开，松了一口气，两腿软软地仍不敢走动，便坐在路旁的土台子上愁眉苦脸。

吴石柱站在这母女俩的不远处，迟迟不愿离开。他又试探性地往母女俩坐的土台子跟前挪了挪，尽量装出一副慈善的表情，看着那位年轻女子，轻声细语地说，我想……

你想怎？还没等吴石柱把话说完，那女子劈头就把吴石柱的话拦住。

吴石柱感到有些吃惊，一时也难以回答她，便有些窘迫地低垂下了头。

老大娘见吴石柱一副羞答答的模样，认定他并不是土匪，也不是强盗，便拄着拐棍，在土台子边挪了挪身子，只顾一个劲地看他。

吴石柱长长地唉叹了一声，慢慢抬起了低垂的头，看了看土台前的这母女俩，扑闪了几下眼睛，好像给这母女俩说也像说给自己，是这样的话，那就算了。

算什么了？老大娘听了他没头没尾的话，便问道。

我想，可……

你想什么你就说。

吴石柱又抬起了头，看着母女俩说，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是逃难人，可是我知道有个地方挺好，想把你们娘俩带到那地方，可我又知道你们娘俩不相信我，因此说了也是白说。

吴石柱的这番话，老大娘很感兴趣，因此老大娘有些好奇地问吴石柱，那是什么地方？

吴石柱没想到老大娘会这样问他，便高兴地随口说道是石马圪。

石马圪？老大娘瞪着眼睛看着他。

吴石柱说，就叫石马圪，去了保险饿不着。

老大娘有些动心是因为实在饿得快撑不住了，再说她母女俩也没什么好地方可去，说不定哪天就送了命。既然这样，还真不如跟这后生走，看样子这后生也不是土匪强盗，如果真是土匪强盗的话，还会对她娘俩油嘴滑舌，恐怕早就动手动脚了。于是老大娘从土台子上站起来，踉踉跄跄地朝前趔趄了几下，看着吴石柱，用询问的口气说，你是不是想把我娘俩领到你住的那个地方？

吴石柱不声不响地点了点头。

你那地方能活人？老大娘看了一眼她女儿，仍然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

能。吴石柱说，不然我还哄人？

这下，老大娘倒是想跟吴石柱去了，这十几年里把她老人家折腾得不死也活脱了几层皮，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好地方，为什么不去呢？反正哪里也是鸡叫狗咬。她放在一边不说，可是还有她女儿，女儿还没活几天人。

老大娘这样想了，当然不知道女儿的心事，女儿毕竟大了，她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于是她老人家扭过了头，看着站在她身边的杏花。

杏花的头低着，也不看吴石柱，好像心里正想着什么。

杏花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她和她妈从家里逃出来，一路坎坷，一路跌爬，吃尽了人间苦头，十几年就这样不死不活地

过去了。忽然活生生地遇上了这么一个后生，咋咋唬唬地要把她娘俩领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使她不得不深思再三，这后生到底想干什么？真的是怕把她娘儿俩饿死吗？

杏花她妈显然不会考虑这么复杂的问题，她只贪图能够平安无事地吃饱肚子，别的就不那么认真考虑了。

此时的吴石柱，只能悄悄地站在一旁，他也不敢太张扬，看来那女子精能哩，跟他去不去，还得那女子说话，显然那老太婆做不了这个主。

杏花缄口不语。一个没有和任何男人交往过的女人，怎会凭一个她并不认识的男入三言两语就哄骗得像羊羔羔一样地跟他，真要那样，她怎会沦落到现在这般田地。更何况她的母亲和那个后生会怎样看她，她不是太轻薄，不像一个本分姑娘的样子么？尽管现在她饥饿难忍。

杏花她妈本想听到女儿对这事看法，可等了好久，宝贝女儿并没启开金口，而且悄悄低下了头，一副害羞的模样。

吴石柱见母女俩谁也不说一句痛快话，有些着急地挪动了一下身子说，不想去的话，那就算了，何必这样，我走了。

吴石柱说着，真地扭过身从路畔的一条小路上就往下走。

杏花她妈看见这阵势，心里实在是有些舍不得丢掉这么一次机会地喊叫说，你先等一下。然后扭过头，偷声缓气地问杏花你说去不去？

杏花抬起头，看着骨瘦如柴的母亲，知道母亲想去了，便随口说，你说。

杏花她妈说，咱走也走不动，说不定哪天不行了死在路上，不如跟他走，我看不要紧，如果不行的话，咱再离开。

杏花沉默片刻地点了点头。

吴石柱根本没想到他还会返回他那石马圪。更没有想到他会领着两个女人再次钻进了那条深沟。

吴石柱领上两个陌生的女人，从路畔畔的一条羊肠小道上下去，走到了河滩，河滩中有条小河，河水虽然不大，但是叫那位老大娘涉足而过也是太难为她了。看她颠着七寸金莲，摇摇晃晃，怎能从河里走得过去，看来非得他背过去了。

他背老大娘过河心甘情愿，他也很想背老大娘的女儿杏花过河，也许此时正是施展他本事的时候。于是，他站在河滩的矸石上，等着杏花拉扯着她妈走到他跟前。

他看着杏花扶着她妈走到了他身边，便对老大娘说，你俩别脱鞋了，我背你们过河。吴石柱说着，便跣蹴在老大娘跟前，让老大娘趴到他脊背上，他背起杏花她妈，三蹀两步就从河里过去，把老人家平平稳稳地放在对面河滩的矸石上，转身蹀河又来到了对岸。

杏花看着吴石柱从河里过来快到了她眼前，便偷偷把头低下了。

吴石柱蹀脚抹手地从河里过来，看着站在河滩矸石上的杏花。这女人生得十分好看，毛格闪闪的花眼眼会说话一样，薄薄的樱桃小口，两排白格生生的整齐碎牙，红扑扑的脸蛋像熟透了的一颗苹果，虽然面黄肌瘦，但鼻子是鼻子，眼是眼地棱棱骨骨，脸上所有部位的布局恰到好处。吴石柱两腿像钉在河滩里一样挪动不开半步。

愣怔了好长一阵的吴石柱，一时觉得自己有些失态，惊慌得立马跣蹴在杏花跟前，支撑起脊背，急忙叫杏花趴到他脊背上，叫他背上过河。

杏花并没有立马趴到吴石柱的脊背上，而且觉得脸一阵一阵地发烧，像着火了一样，仿佛支撑在她面前的并不是一个男

人，而是只老虎的脊背，她害怕趴上去下不来地木木站着，低着头不停地扳她的手指头。

咯嘞！一声。

咯嘞！又一声。

手指头的清脆声响在吴石柱耳边仿佛一只花雀雀叫一样悦耳动听。吴石柱心慌意乱地注视着河面上明光灿烂的阳光，猛一抬头，看见明光灿烂的阳光下的对面河滩矸石上，杏花她妈正默默地注视着他俩，于是吴石柱慌忙对扳着手指头低着头的杏花说，麻利些，你妈等心焦了。

杏花仍然扳着她那细条条手指头，低声地对吴石柱说，我不要你背。

咋？吴石柱扭过头，看着满脸通红的杏花。

我自己过。

为什么？

杏花没吭声，扭捏了一阵，一趔撩趴到吴石柱的脊背上。

吴石柱背上杏花一闪从河滩的矸石上站起来，顿时觉得浑身上下麻格溜溜，就像一只花雀雀落在了花椒树上一样，两条腿软得怎么也走不快，刚走到河里，激动得险些一个马趴。

吴石柱的这一举一动，杏花装得什么也不知道，趴在吴石柱的脊背上，微微闭着双眼，舒服得就像躺在波浪上一样地感受着阳光和空气。

吴石柱在河里哗啦哗啦地走着，但是走得极慢。他不想放快脚步是想拖延一些时间，他觉得此时他是世界上最幸福一个人，同时非常感激死了的柳二叔，要是柳二叔不死抑或柳二叔死的时候并不是跟他在一起，再或者他仍然住在柳树湾，根本不会有女人趴到他脊背上叫他背。

吴石柱十分得意的时候，胆子也就大。他不想失去这样的